



见过飞碟吗？没有，只有电视上别人都睡了时偶然看到的关于飞碟的电视片，有目击者的回忆和看不太真切的照片。当有一天，也就是北京刮起沙尘暴的那天，我约了摄影师去采访一个收藏文人石的先生，拍完照片，窗外狂沙把天都卷成了黄色。我们在桌前喝着泡开的新茶，开始聊天，那个瘦瘦的一直帮摄影师打灯的看起来像是摄影助理的女孩，开始讲起她的梦。

我会梦见飞碟，而且他们让我觉得我是从那里来的，我会在梦里问他们我既然是飞碟上来的，可为什么我的数学还是那么糟，我不比班上的同学聪明？他们回答我：是因为你不能作为一个特殊的形式出现，我们把你放在地球——是如同一个标本，来吸收岁月的情感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们的星球上，生物和生物之间的交流不是依靠感情和爱，而是依靠智慧的给予和传授，没有人类如此丰富的感情。所以我们也会觉得没有忧伤和眼泪是件遗憾的事儿，我们正在从你们身上得出的反应进行分析和学习……

我还会问，那我是飞碟上来的，为什么不从飞碟里射出一道光，让我在上面走来走去？好让人们都看到我的神奇？他们回答：因为我们那样做就会让地球人有一种恐怖感……

我不知道飞碟是群体的，会有很多很多的飞碟单飞，也会回到一个集体处。我有时也会想回到飞碟上去，远离地球。可有一次好像他们真的这样做了，我看不见我要离开我的家、我的朋友时，有一种伤心的感觉。我说我不要了，我还是作为一个地球人，爸爸称我为——一点点的小女孩，静静地生活吧，感受恋情，感受痛苦……

我也会问，那谁会相信我呢？谁又知道我是从飞碟上来的呢？

当她讲到这儿时，我一下就叫起来，我相信你呀！我真的相信你是飞碟女孩！从此，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她的灵秀，她的一切都那么与众不同，而且到处给别人讲：我认识了一个从飞碟上来的女孩，而且她还告诉我她常会坐在阳台的小竹椅上用意念呼唤飞碟。而且过不久，她就真的会在报纸上看到有人目击飞碟的报道，但是她自己却没看到过。

夏天，她回来了，不是坐飞碟，而是坐飞机从居住的新加坡回来。我们在三里屯服装街快拆迁前，挑选了纱巾和纱裙，一路走，一路拍。我觉得她像一道紫色的彩虹，从天上到人间，连接起两个不同的世界，她就是夜里三点钟也会给我打来电话，令人快乐的女孩——余洁。■

